

清

詩

話

蘇氏知聲

PDG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凡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爇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

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

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

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

但實事費用之使活熟語費用之使新語如已

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

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

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

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方員作

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

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鱸鱉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踈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脩齊治化字。冲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畧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芣苢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禋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已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

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茗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一餘或字然情

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瀟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

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駟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卽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爲過。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督憂之中。令人得其惻悱悻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

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已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

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

有詩說
離騷說

另出此錄其大
旨二：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子。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踈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

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懨懨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映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五言古長篇難於鋪叙鋪叙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僨靡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欸欸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

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惆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言中轉然兩對。蘇李韻各。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倣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于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曰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

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

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

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

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

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

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

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

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

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

陳子昂

曲江。

張九齡

起衰中立。此爲勝

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
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
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
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
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
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負悉流
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甯高氏別爲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
者叙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
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
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母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楷式。○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廻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滌。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行。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爲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法。

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頤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求整飭也。李

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爲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頽禿。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砮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

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聲。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裹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諸公。皆

以韓爲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

說詩 卷一
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豸生。貌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歛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窓織云。當窓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即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梲之誚。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

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奐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

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脉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陽城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櫛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周處士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場下去。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模楷。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知

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名雋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爲尤難。貴屬對穩。貴遣

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脉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蓋宇宙鏗憂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唵嚶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義山近體。襲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摠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鷺鷥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一語。分明卹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尙。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

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于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絃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卽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

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窓。情非不摯。成蹙蹙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李將軍李林甫正不承彼也

海天際中瀟瀟坐却風如兩人深窓暗長不曉知登朝變矣李白詩

李商隱之詩王詩柳壽王出也驛驛送也又言發骨考焉而夫李元蘇

出未歸給之驛使前頭不道言出驛小送也迎插之送驛驛風停走也

又李黃金曹公之一陳也知萬骨林草影之隆以風來不歸言也

李商隱詩益帶面品不貴香王驛之白細昏曉出上入驛之詩人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李商隱詩與李驛送

說詩碎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

以義山爲崑體者非是

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

之盡翻科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淳澹之趣無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劔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

雄騰蹕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已。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表蕭東夫。德范致能。大成

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

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

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於澁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啻其禽者。然神理未泮。

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緝。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劉潛

夫方巨山之流變爲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爲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爲哉。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叮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乂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爲護貓頭笋因編麈眼籬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峯湧帝青遠近笋爭滕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脚跟頭上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

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日展禽風之類

曲摹里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琴宜識者之不

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春水渡瀟瀟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

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瀾。清鏘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駝我畫圖間。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大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苛論哉。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榮。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

庾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爲最。他如吳淵穎之

兀鼻。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艷。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詆訛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鐵門諸子中。玉筍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

填詞等之自鄙已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蹊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間。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頽瀾。李陽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廻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倚摭。謂其摹擬剽賊。

說詩卒語卷下
三
無錫丁氏校刊

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嶽嶽。自能獨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寒鷄夢早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脩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用脩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蕙稍

後有高子業。

叔嗣

並以冲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察希章

柳之風。四皇甫。

冲洋坊濂

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滓。而氛垢已離。正嘉之際。

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謫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掙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廻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曆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墜闕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

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如唐人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廋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詖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矜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臚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面。錦葛同裘。嫌不稱也。若本叙述近事。卽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据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着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兩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成堆。張承吉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

尖義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纍纍。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構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五言如王摩詰。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袿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入別韻者。然必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豪韻詩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

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鞞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爲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爲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趨韻。宜血脉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樾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爲之。然而大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

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儻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兩別風。貽譏踳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

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搆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夏殷監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綳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並列邪。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

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芮挺章云。道苟可

詩 卷下 九
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爲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頷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

于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章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為善本

章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墻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一書嫁名元遺山者尤為下劣學者以此等為始基汨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

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母誤入路頭為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

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爲雲爲龍。願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己。揜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訛。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訶讓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諄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

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擊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而蘇蕙稱寶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爲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鮒篇。鮒同鱣。水族之細者。從旦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鮒。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鮒。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及。後時徒悔懊。可證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叙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獨未知其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

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
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
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劬勩註謂急遽意勩讀同穰韓昌黎文新師不牢勩勩
將通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勩勩白樂天詩委命不勩勩正得
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瀏漓
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
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而以渾
脫二字與瀏漓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
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篡
改篡爲篡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
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漫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无
漫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
衆皺句。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爲漫。不知起於何時。焉烏成馬。習
焉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雛爛漫睡。俱從火傍。然是後代鑄本所訛。
不可引以爲據。以上偶舉大概以枚數聞何能遽盡細心求之其訛自出

意與世無異。凡此皆用百不合一。

意與世無異。凡此皆用百不合一。

意與世無異。凡此皆用百不合一。

原詩

嘉善葉燮星期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內篇

詩始于三百篇。而規模體具于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尙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培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

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剏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詔矜張。爲郭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誅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剏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剏之也。建安黃安黃初之詩。因于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

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初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昭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于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于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初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

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啟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于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于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于中心。而時發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鬻。必爲驚喜。逮後世。臞鴈魚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

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極于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士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自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

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于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祇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旣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于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尙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于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

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于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邪。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邪。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

朝宗于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則亦無弗同也。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尙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

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于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

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邪。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潦一

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邪。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噦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于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于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旣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

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于左。

或問于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于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敘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

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
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
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
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
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
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績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
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
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
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
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
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憶而
極于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
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
綵之花根蒂旣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旣有其

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闐闐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楸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騷。浸淫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于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遽高于岑樓邪。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厦。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樑。爲榱爲楹。悉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人。寧少邪。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略經史集。亦不下

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窳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
不足于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
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
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
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
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
宅成不可無丹雘赭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
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
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
則華實並茂。無夸縟鬪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
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
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
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
康衢而登其門。于是而堂。而中門。又于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闈。而曲

房而賓席東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于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易。曲房于堂之前。易中堂于樓之後。入門卽見厨。而聯賓坐于閨闈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于詩者。乃囿于今之稱詩者論也。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于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于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恫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蹟。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于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

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于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于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于是事理情當于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曉曉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于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于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譽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

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敘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卽揖讓獻酬。而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旣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于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炤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

講論習肄。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敷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于其間。網緼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卽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

于形體之萬殊。不敢過于法。不敢不及于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于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天地之大文。風雲雷雨是也。風雲雷雨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于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于膚寸。瀰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髻。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

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雲爲開，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天地之勞于有泰山，泰山且勞于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

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颦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尙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于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于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

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
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乎
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
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詩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
過影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力從無措處卽
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
夫非必謂人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
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
學漢魏學盛唐從而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詩當學晚唐學宋學
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
故彼又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群然而稱劉隨
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南集以爲秘
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

爲者邪。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是非。聾瞽于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于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即吟咏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邪。爲不才邪。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與古人合我。與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

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所於怯。橫說豎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于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燧之中。旣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據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尙未盡。正堪抒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

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旣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邪。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斂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斂而爲就。則未斂未就以前之才。尙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尙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氳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斂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斂邪。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詡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

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于物。而反有所不得于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之。如左邱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于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力之分量。卽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于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于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于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

足有所緣而踐。卽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于木偶爲人昇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己有。卽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

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于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毀于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于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于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尙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于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

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于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行疏濬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于沒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託。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始于格物。誦讀古人。

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成。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日勞于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于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于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于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于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尙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

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元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于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于象。感于目。會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

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如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于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卽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

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始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濕爲雨鐘。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邪。爲目見邪。爲意揣邪。俗儒于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于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卽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旣昭矣。尙得無其事乎。古人妙于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

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尙不得邪。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恫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得此意而通之。審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于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憤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

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于盛。而前者反居于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于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詩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翫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

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
蘖。建安詩則生長至于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
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
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
根則由蘖何由生。無由蘖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
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
問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
特蟠于地而具其體耳。由蘖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
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
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
篇以至于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
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
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
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

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鞞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脚。覩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澁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虺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尙可言邪。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刑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愒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以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

原夫叔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適合于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于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于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非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于詩之旨哉

外篇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于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

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于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于古人。稍不合則傷于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啟口之調。必期合響于古人。稍不合則戾于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于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于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于局而不能據。扁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據。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跣跣之材。蓋未易遇矣。于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于瑣屑滑稽。隱

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于奧僻。以險怪相尙。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于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澁。眞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于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

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于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

是器得般。僅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于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鼗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于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于喉。叶于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于喉者啞然。出于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窳之牛。而按其律呂。則于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于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于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卽

如植物必松栢而後可言蒼老。松栢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卽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滌。溷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實。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于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于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于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

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于皮相之譏矣。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為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雅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于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于世。于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為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誤。豈為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于杜。則不敢難。若今人為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白是秦樓壓鄭谷。俗儒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

紫髯

必曰止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

○河隴降王欵聖朝

必曰降則欵矣。欵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

○王綱尙旒

原

詩

二十一 無錫丁氏校刊

綴必曰綴旒 倒用何出 ○不聞夏殷衰必曰褒姒是殷周與夏 無涉遺却周錯悞甚 ○前軍蘇武節

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 乎呂虔左將乎 ○第五橋邊流恨水必曰恨水 愁亭何出 皇陂亭北結愁亭

牽橋必曰牽橋 尤杜撰 ○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作看 又賊庭俱錯 ○但訝鹿皮翁必曰鹿 皮翁對 忘機對芳草

芳草必曰芳草 何出 ○舊諳踈懶叔必曰懶是嵇康 牽阮家不上 ○囚梁亦固扁必曰固扁 押韻何出 ○歷下辭妻被

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 歷下關西事邪 ○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 稱俊何出 ○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 窮猿呼一事硬牽合

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必曰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 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 ○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 餞何出 ○不見杏壇丈必曰函丈 邪可單用

文字邪抑指 ○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 不成文費解 ○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 有愁容邪 ○氣劇屈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 曹劉牆何出 ○管寧紗帽淨必曰改阜為紗 取叶平仄杜撰 ○潘生驂閣遠必曰 散騎

省日驂閣必曰驂閣 有出否 ○豺遣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遣患登 荆州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 ○楚星南天黑必曰楚星 蜀月西

霧重必曰楚星蜀 月西霧何出 ○孔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 撰俗極 ○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 玉盃邪杜撰

不故文必曰郭振起通泉 去元字何據 ○嚴家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 則一部千家家可聚德星矣

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邪 若指陸雲何出 ○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兩師 風伯也杜撰極 ○先儒曾抱麟必曰 卽泣

麟邪抱必曰麟邪抱 字何出 ○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 非管輅事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 桑弓有出否 ○悠悠伏枕

字何出 ○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 非管輅事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 桑弓有出否 ○悠悠伏枕

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

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

亞相傳。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否○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投閣爲劉歆。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

○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蓋以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以上偶錄杜句。

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于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于是遁于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于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于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邪。置其媿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于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邪。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于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可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

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于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遊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于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于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

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已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于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于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

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卽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蕪。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卽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媚疾忌忤之心。方爲真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于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于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于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

來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忤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尙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于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于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而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詩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

以網厚實。于是以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務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

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于才達生于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于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啟蒙矻俗異于諸家悠悠之論而合于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于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棟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于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于聽聞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卽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

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槩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恇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于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于前二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于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于心。格于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外篇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燿。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于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尙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

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于屋中設帳幃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于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昭次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

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旣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啟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蜺。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已。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殼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趙趙萬狀。

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備。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啟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

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

遞變皆遞畱不盡之意。卽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蹕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淳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卽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眞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微塵。瑩淨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湖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頽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尙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啟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真讀書人。真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蹴踏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

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尙。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

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邪。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邪。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邪。旣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邪。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入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

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卽景卽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敘。則無生動波瀾。如平

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敍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啟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

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卽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淩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淩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蛇螭遊行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

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窒板拘牽。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抃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絕輪困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稟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卽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挾去中間兩字卽五言此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脚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

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勃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闊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閣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卽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尙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

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原詩跋

自有詩以來。求其盡一代之人。取古人之詩之氣體聲辭篇章字句。節節摩倣。而不容纖毫自致。其性情。蓋未有如前明者。國初諸老。尙多沿襲。獨橫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詩內外篇。盡掃古今盛衰正變之膚說。而極論不可明言之理。與不可明言之情。與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諸詩之中而止。然其所謂不可明言者。亦卒歸于不可言。其言者。皆可言者也。後之學詩者。返求諸性情學術。毋執其可言者。以爲不可言者。卽在于是。庶上可與古人冥合。而下無負作者之盛心。與癸卯冬日。吳江

沈懋謙識